



杨老师

□吴忠富

小时候，在老家农村上学，小学三年级时，杨国华老师接手教我们语文课。

杨老师很受同学们欢迎。她十八九岁，梳着一根乌黑的长辫子，面如满月，端庄秀丽。她讲课不像老学究那样刻板，总与我们互动，将每篇课文都演绎成引人入胜的故事。

有一天上午，杨老师正面向黑板写板书，同学吴明春突然大叫：“杨老师，我同桌常明合生病了！”只见常明合脸色苍白，颗颗汗珠从额头渗出。杨老师当即安排大家做课后习题，她背起常明合一路小跑，直奔一公里外的郭沟村卫生室。打了退烧针，服了退烧药，吴医生说：“没事了，下午就好！”杨老师如释重负，又把常明合背回学校。常明合个子高、微胖，杨老师背得吃力，来回路上累得白衬衣都汗湿了。

于我而言，杨老师更是终生难忘的恩师。

村小学有教师食堂，可以解决留校住宿老师的吃饭问题。当年我猜想，每周五教师食堂会改善伙食，蒸大白馒头或炸油条。因为每到周五下午放学，杨老师都会把我叫到她的宿舍，让我在那里看一会儿书，或是做课后作业。

她去食堂打饭，不一会儿，就用大铁盘端回四根金黄的油条，香气四溢；有时是两个大白馒头，热气腾腾。杨老师将两根油条或一个馒头装进一只棕色的牛皮纸袋，封好口，对我说：“拿着，赶快回家！”起初，我还有些不好意思，后来习以为常，坦然接受。

那时，我父亲在部队，离家比较远，兄弟姊妹多，奶奶住在我家，体弱多病的母亲独力支撑门户。母亲不是“硬劳力”，工分挣得少，粮食就分得少。杨老师对我的特殊照顾或许正缘于此。

杨老师慷慨赠送给我馒头油条，无疑是雪中送炭。杨老师订了一份《中国少年报》，里面有美文佳作，有叫人大开眼界的国内国际时事，有大山外面的神奇精彩……每期报纸一到，杨老师总是让我先睹为快。在那个年代，我不仅经常吃到家里常年难得一见的美食，还拥有珍贵的精神食粮。杨老师的恩情，我没齿难忘。

从而让我想起《论语·子罕篇》中的话：“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意思是穿着麻布袍子和穿着裘袍的人一起而不羞愧，只有子路能做得好。

子路经常背诵“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这句话。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但是，这还不够，还应有远大的志向。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好高骛远，守住人生的底线和信条，知足常乐，方得始终。

后来，我考学、参加工作、努力打拼，一晃几十年过去。每次休假回老家，总是来去匆匆。那些渐行渐远的生命中的贵人，虽心心念念，然而相逢却需机缘巧合。

2023年春节，我回到河南南阳老家，参加一位亲戚的生日宴，欣喜地遇见杨老师。老师虽已迈入“初老”阶段，却风采依旧，言谈举止尽显知性优雅。

开宴之前，我与杨老师去亲戚家附近的村道散步。聊起从前，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杨老师说：“我对你的帮助实在是微不足道。你那时家庭贫困，读书特别用功，全学区6所村小学，你成绩最好，老师们都很喜欢你！”

那天暖阳高照，天空瓦蓝，仿佛有人用清水冲洗过一样。我的杨老师，胸怀就像蓝天一样宽广，她给予我的关怀与爱发自肺腑，油然而生，犹如高天之上洁白的云朵。

玉真

□王成伟

中学时代，我时常看到小镇上有一个叫“张玉真”的神秘人士在县报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或诗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个纸媒为王的时代，一个只有两三万人的偏僻之所，能偶尔把文字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的只有一两个人，乡人都说是祖坟上冒了青烟。

有一天，在学校任教的父母告诉我，她是个高位截瘫的残疾姑娘，家就住在距离学校不远处的钱家河。瞬间，平凡的钱家河在我的世界里就壮阔了起来。我无从知晓那个叫张玉真的奇女子是如何活着，也不知道她年龄大小，难以想象她如何在床榻上挥就出一篇又一篇的奇妙文字。那真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女神！一个家住钱家河的同桌曾说，他家离张玉真家很近，让我羡慕了整个初中时代。

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而言，世界是那么新奇辽阔。曾冒过去探访的念头，却始终没有勇气去触碰一个陌生人的世界。中学毕业没几年，我们家搬进了县城，随着日后离开家乡奔赴异地工作，我鲜少有机会回到郟阳区青山镇，也渐渐失去了她的消息。哪怕后来偶尔听说家乡的媒体已把她赞誉为“十堰的张海迪”，也不曾想过今生有缘与她相识相遇，大家都消失在各自的命运轨迹里。但“张玉真”这个名字，却始终像小镇的那片青山一样，扎实地横亘在我的生命时空里，一想起便为她暗自心忧。

没想到庚子年冬天，我与牵挂了20多年的玉真相见了。那是从上海返回家乡筹办一场文学活动，我在舞台上全神贯注地主持时，没留意到观众群中有位残疾人，在朋友的帮助下坐着轮椅抵达现场，在台下静静聆听。

那场星光闪耀的名家见面会结束后，在晚宴上，玉真与我互相添加了微信。她问我是不是青山老乡，是不是写了一篇小镇风情的散文……那会儿，我正与全国各地的贵宾觥筹交错，虽然只是酒意正浓时拿出手机仓促的一瞥，却看到了玉真的名字，心里便惊叫了起来，那可是我少年时代的小镇女神呢。如今她住哪里，这些年她经历了什么……无数的问题瞬间悬浮在我无法停止的应酬间隙，巴不得快点相见畅聊。

经过三四天紧张的忙碌，活动终于结束，送走了全国各地的宾客。临返回上海那天，终于腾出半天时间，特邀了几位作家朋友一起去郟阳区福利院，见到了我心心念念的玉真，为她送上一束生机勃勃的鲜花。那天上午，阳光出奇地灿烂，玉真穿了一身喜庆的红衣，静静地躺在福利院二楼的一个单间里。大家虽然初见，却异常兴奋，不停地询问、合影，有聊不完的话，冬日的暖阳、怀里的鲜花让她的面色格外红润。

当晚回上海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能为玉真做点什么。很快，我受托策划招募梅洁文学馆的志愿者团队，十余名热心的青年男女自主报名成为志愿者之家的成员。我特邀了玉真加入，不在于她要承担多少工作，只希望她多一群可以经常嘘寒问暖的好友，哪怕不常见面，也是一种阳光明媚的生命牵绊。志愿者大家庭里，每个人都很有公益心，都很喜欢玉真，还有专业医生特地登门探查玉真的身体状况。后来，我运营的文学公众号专门策划了玉真的个人专栏《轮椅上的梦》，精选了她的数十篇代表作向各界推介，吸引了一些师长的关注。竹溪籍京城作家野莽先生给玉真快递了一大箱子书，专门作诗鼓励：“真玉从来隐深山，飞星落尘丽质残。敢掬陨字为右耳，风火轮上可逆天。”湖南著名作家聂鑫森先生也给她寄去自己的著作，深情赠诗赞誉：“轮辙灵思碾万难，文章生翅满城看。先贤典籍挑灯读，好写心中百丈澜。”

熟悉玉真的都知道，她的父母多年前已病逝，在她的人生苦旅里，每一步都走得让人胆颤心惊惴惴不安。然而如今看到她的文字，却那么淡定从容，全然看不出岁月的沧桑，多数篇章里甚至看不出她是位高位截瘫、生活无法自理的女性，文字里的精神面貌甚至比不少健全人活得都健康，她像一座青山深隐着的一块经过岁月淬炼雕琢的真玉。

大概是文学赐予了我们今生的尘世相逢，是故乡那片青山凝结了两个写作生命的乡情与友谊。感恩上苍让她在万般苦厄中蹭过曾经的生命之难，前路依然漫无边际，除了祷祝玉真余生安好，我对遥远处汉江的水神、青山的山神再无其他恳求了。

守着一颗初心

取暖（组诗）

□张焕

山茶

伸出食指，升腾山茶的雾
家乡味儿会窜进窗台
漫山遍野的山茶花
在桌上绽放，青草弥漫一地
像是奔到遥远的山坳
把自己铺在山道上
把山道浸在诗里

那里有一匹白马，爷爷从远方驶来
带着笑脸，路过我，路过月色
他背着山茶花的水光
虔诚地冲，浸湿岁月寒凉

我用滚滚的热泪填满河流
一次次呐喊，土地和村庄

老物件

像个迟暮的老者
拉着马轡，走在
摇摇欲坠的斜影日落

摇摇摆摆，摇摇摆摆
外婆的歌谣，一直在
那段旋律被轻轻剥开
松动筋骨的往事
搭着晃动笑容的牙齿
嘎吱，嘎吱……

灵动的孩子，
被藤椅的岁月磨平，斑驳成殇
她却把全世界的温柔
揉进了故事

一晃，藤椅还在
拉着马轡的人，早已走失

欢迎投稿 邮箱 qc10yan@163.com